

15.02

平度文史資料

第三輯



政协平度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平度文史资料

第三辑

赠阅

政协平度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平 度 文 史 资 料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度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工貿联营青島包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625 1/2

字数: 103千 插页: 8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500册 工本费: 1.70元

山东省出版管理处(青)准印证号(87)21

平度縣政治協商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昨日

惠贈第三輯已收到感謝

鄙人歷十度而鄉何家鄉彩村人自六歲背離鄉井
寄居五島五十六年故園之事自有身聞未得目睹今得文史
史讀之不勝快慰我五十年來洛陽人得知故園多事能
不勝感特以此書以謝謝情不棄懇乞惠賜第一輯以
覽全別另示以定當不誤

此致

敬禮

君子氣概

丁卯春中州何人

何中

何中

四信地址青島台東路陽路廿六號
山東省醫院中醫科也可

老中医何中州先生喜閱《平度文史資料》函



有关求、阅《平度文史资料》的国内外来信

目 录

即墨古城寻踪·····	戴永昶 郑文成(1)
二贞台庙记游·····	孙福奎(17)

下马村民众抗捐税斗争纪事	
·····	张增玉口述 文世民整理(26)
白俄兵一部进驻我县荆栾庄等村	
的罪行·····	陈维仪(44)
我被捉“劳工”跳车生还记·····	代竹斋(50)
昙花一现的金钱乡“八卦会”	
·····	刘善荣 王云显等(60)

天柱区子弟兵连队征战记	
·····	徐召音口述 谭振增整理(75)

我县名土产品——李子园风匣	
·····	于锦忠(93)
平度新业火柴厂始末·····	冷琦光(101)

山峡平湖——尹府水库

.....辛崇庚 温世(107)

我作为青岛队选手赴南京比武的

回忆.....郝鸿勋述 升礼 郑文记(133)

书法之乡和伯涛、翔鸿等人

的书法.....于粒民(148)

坎坷侨涯廿六春宿凤岐(156)

刘谦初生平事迹补遗王家鼎(183)

忆先兄綦书坪.....綦书奎述 綦世宝记(205)

质疑·补充·订正

清末拔贡生魏冠千陈永庆(214)

关于楚令德其人陈维仪(222)

明代左副都御史贾毓祥文史办(228)

我对“平度”缘起的点滴之见

.....张俊亭(234)

纽约华侨刘法唐先生来信照登(236)

封面铭文系天柱山魏碑拓片

即墨古城寻踪

戴永英 郑文成

我们是古岬镇大朱毛村人。这大朱毛及其附近的南城子、葛家庄、门戈庄、王戈庄、北城子、纸坊等村，方圆约五、六十平方华里的范围内，就是二千多年前即墨古城的遗址。提起即墨古城，不少人知其名，闻其传。特别当讲述起历史上有关韩信在潍河囊沙壅水打败楚军，田单子即墨牛阵纵火而破燕兵的故事时，更会令人一下联想到这座战国古城。因而，很可能渴望对它有更多的了解。笔者就生长在这古城遗址上，一直在努力搜集寻求，一心想能为此有所奉献。只可惜我们学识浅薄，心有余而力不足。现谨将手头所得资料撰成此文，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即墨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东方重城。那时，今山东地方大部分为齐国和鲁国的封地。齐国之疆域，《左氏传》曾有记述：“聊

摄以东，姑尤以西，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所谓姑、尤，即今我县东界的大沽河与小沽河。特别在田氏专权时期的齐国，其领土扩大到几乎占据了整个山东地方。其时，古城即墨东临姑尤，西接胶潍，北依莱山（后称长广、即以大泽山为宗的今我县东北部群山），南控琅琊沂沭。几个版本的平度县志，对即墨古城的形胜都曾有过记述，说它环山绕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齐国的下都，仅次于齐国国都临淄。《战国策》有载：“齐有即墨、琅琊之饶，渤海、泰山之险，联袂挥汗，与临淄并夸殷盛”。这里，地处姑、尤河畔的一望平原，肥田沃野，直是生产粮食的好地方。至今，当地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朱毛、城西、王戈庄，南台、沽西、梁戈庄，金桑园，银吕戈庄，套里有个牛脊梁……”意思是产粮区里的产粮村，象金银宝库一般。

即墨古城之始，从查阅到的史籍看，当是齐国灭莱以后。《左传》载，鲁襄公六年（前567）十一月，齐国灭亡了莱夷。自此，原属莱夷的即墨地方便成为齐地。清道光戊申（1848）《重修平度县志·形胜》叙及云：“齐初

并莱，以莱故都辽远，建此城于莱之中，北倚群山，南控介莒，名朱毛城，后为即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有：“齐威王以万家加封即墨大夫。”即墨之称始见于史籍，其时约在公元前347年左右。

公元前284年（齐湣王十七年），燕国昭王以乐毅率兵攻打齐国，连降七十余城，唯即墨与莒未下。即墨大夫战死，田单继之坚守孤城。后来（前279），燕国惠王即位，改以骑劫代乐毅为将。田单乘燕国易帅换将之机，派人向燕国军队诈降，麻痹敌人；又用耕牛一千余头，牛角缚尖刀，牛尾巴上缚苇灌油，于夜间以火点燃，驱牛猛冲燕军，并以五千勇士尾其后，冲杀至城外燕兵阵营，结果大败燕军，杀死骑劫。田单乘胜陆续收复已失去的七十余城，创造了历史上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的伟大战例，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现古岬镇又名乐毅城，近镇的寨子村和今平度二中后头的土岗屯粮埠，传说就是当年燕将乐毅攻打即墨时，安营扎寨和储存粮食之地。明代嘉靖丙戌科（1526）进士崔廷槐，字公桃，号楼溪，系平度籍人，历任山西阳曲县知县、直隶束鹿

县知县，累迁四川提学按察司金事。当年，他曾有咏怀燕、齐两国即墨之战的《金台曲》：

“燕王昔筑黄金台，黄金台成宾客来。玉冠珠履纷如堵，赠客黄金如赠土。左乐毅，右剧辛，东无赵，西无秦。莒城，即墨虽未下，齐军出亡燕已霸。桡中猛虎釜中鱼，禽猕草薶功乃殊。薶上露晞白日暮，骑劫何来毅何去？苍蝇浣白玉，谗口铄黄金。当局不能识，笑杀旁观人。君不见即墨门开飞紫烟，障城七十皆叛燕，齐人裂地封田单。单成孤，劫成虏。黄金台，罢歌舞！”

秦统一中国，改置即墨县。秦楚之际，即墨始为王都，号曰东齐。《史记·项羽本纪》载：“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又载：“项羽分齐为三：齐王田都治临淄；济北王田安都博阳；胶东王田市都即墨。”汉初，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即墨又改为胶东郡治，并以即墨、郁秩、卢乡、平度四县及下密县的东界为其属地。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又改胶东郡为胶东国，并封其子雄渠为胶东王。汉景帝四至七年（前153—150），武帝彻在尚未即位之前，曾被封为胶东王，因年幼，未就国（即墨）。以后，刘寄又被封为胶东王。这期间，胶东国的王都一直在古城即墨。

西汉以后，历经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初的六七百年间，即墨古城的名称、辖地，屡有更易分合。公元581年，隋文帝建立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混乱局面，即将不其（今崂山县西北）与即墨同时废除，合并于长广县。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重置即墨，建城于今之即墨城址，一直持续至今；古之即墨，经过漫长的历史沿革，沧海桑田，从那时起便名更地易，所留存下的一座古城，经过一千三、四百年来的风风雨雨，也已是荒烟蔓草、瓦砾废墟。

但是，这即墨古城，毕竟是历史上不少朝代王、侯的陪都和封地，是胶东名城。它自齐国并莱建成，到隋代并入不其而废的千多年间，前后共有八王、六侯、一相治此。不断出土的文物，古建筑陈迹，王公贵族墓群，以及地称、村名，等等，到处有踪可寻，足可供人们赋壮丽史诗，抒怀古激情。

即墨古城，而汉以后，犹以为陋。于是，席即墨之旧基，屡经扩建，成为规模宏大的胶东王都。当时，古城南北近十华里，东西约五华里，古城之内，当是宫殿金碧辉煌，店铺琳琅满目。其梳洗楼、金銮殿和养鱼池、运粮河、

卸货湾、城里湾等处，至今地见名存。金銮殿在今前朱毛村南，梳洗楼在金銮殿右侧。这里并有内城墙环围，四十年前，尚有长约里许的一段残存。当时笔者只才十多岁，经常玩耍其上。此后，因群众不断地铲高取土使用，遂渐消失以平。城里湾位于这金銮殿之前，即今大城西村以东，面积足有百亩之多，内生芦苇、菱角、鸡头子之类，鱼、虾、蛤蜊等也甚多。记得，一九四九年我们在城西村读“高小”时，夏、秋季节，经常去这湾内戏水打闹，有时还捞取些菱角、鸡头子或鱼、虾、蛤蜊等弄熟了吃。当时湾内水深达两、三米以上。卸货湾在今纸坊村西，面积比城里湾稍小些，两湾相距四、五华里，有运粮河沟通。现湾内生长芦苇、杂草、蒲类，并在其中修有一座平塘，用作农田灌溉。当时，卸货湾为运粮河的终点，一切水运物资都在这里集散，即墨古城以内的物资再由城里湾进出。可以想见，那时的运粮河、卸货湾以及金銮殿前的城里湾，一定是舟船似梭，帆樯如林……，即墨古城俨然是它所辖七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中心。

即墨古城，至今还有两段残城墙存留。一

段叫东城墙，南起东王戈庄（今冷戈庄乡）村东，北到大朱毛村前，高五米、宽十余米，共长三华里许。我们清楚地记得，五十年代，它还是一堵光秃秃的实在城墙；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它的上面却已长满了刺槐树，形成一道茂密林带，但仔细观察，仍不失其城墙面貌：版筑结构清楚，夯打痕迹明显，其坚如石。这不难使我们想象到，当时人民群众的艰苦精神和创造力。另一段叫北城（墙）顶，东起纸坊村，西到北城子村后，是一条高两米、宽二十米、长五华里多的大土垄。我们也清楚地记得，在我们十四、五岁时，即四十年代中期，这段城墙还实实在在地残存着，并且在上西已形成一条能够通行大车的道路。现在，这条道路已改修成一条灌溉渠道，引尹府水库的水灌溉农田。另外，大朱毛、纸坊、北城子等村，还在上面建了大窑，铲高取土烧砖，今后几年，它也将与内城墙一样，从地面逐渐消失。这段城墙外的壕沟，现已形成一带洼地，其地名一直叫做北城（墙）后。还有，这里一直流传的“朱毛城临溜土”的说法，不知是真还是假，从朱毛（即墨古城遗址）到临溜少说要在二

百公里开外，这在当时谈何容易！但是，至今还有一条蜿蜒隐现西南而去的土坝留存，据说，那就是因当时采取“流水作业法”搬土所遗下的。如果此系真话，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

至于这里的出土文物，过去有，现在有，经常不断的有。铜剑、枪头、箭镞、铜镜、铜袖箭筒、齐刀币、汉半两钱、五铢钱等等，屡见不鲜。刀币上的铸文为“节墨之法化”、“节墨之法化”，足见这即墨古城，当时在货币流通、经济贸易方面的发达和昌盛。一九八六年农历腊月初一日，前朱毛村农民戴丕智，在村东南的果园里挖沟时，一次出土了一车筭刀币。这些埋藏在地下的古刀币，排列整齐，周围土质坚实。他通过古岬镇公安派出所转缴给了县博物馆，经过磅，重达二十八公斤之多。这一出土大量刀币的消息见报后，全国不少地方的古币研究爱好者，纷纷来信求购；还有不少收购古宝的商人，也登门探询。戴丕智只留有两枚破碎刀币作纪念，他们看过后，都认定是燕国明字刀币。很可能是燕、齐即墨之战中，燕军大败所丢下的。其出土地点也不在古城内，而

是在古城外。该村还有位张姓的农民，他有个上学的男孩，于一九八〇年四月的一天，在古城金銮殿以西、养鱼池以北的路边，拾到一个铜制的小独角牛（犀牛），其长约十公分，高五公分，重一二五克。由于不懂《国家文物保护法》，于今年三月，被收购古宝的商人，出价三百五十元人民币买了去（国家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国家给予奖励——编者）。

一九八五年农历十一月间，我们大朱毛村的戴书香和戴玉良等人，在沙埠顶挖沙用时，先是戴玉良挖出了一大一小两把铜剑，大剑长约六十公分，宽六公分；小剑长有四十公分，五公分宽。十几天后，戴书香在同一地方，又挖出同样的一把剑，但由于被车轮轧弯，矫正时折做两段。这三把剑制造极为精致，出土时，仍是铮亮有光，锋利无比。只可惜都被古宝商人收购去了。

在撰写本史料之前，我们还专门拜访了我村现已七十八岁高龄的戴永霞，和他的同族、

现已八十四岁的戴显恩老人，进一步查证核实了七十多年前，戴永霞父亲一次出土二十几大车铜钱的事。戴显恩老人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讲：“真有这件事——在我十几岁时，大约是民国二年（1913）秋，永霞的父亲书有，在鸡湾西崖六分地（相当1.5市亩）里挖土时，竟挖掘出一座古铜钱库。他用大车连续拉运了三天，足有二十几大车，堆在他家的院子里。这些铜钱都已锈结在一起，用手很容易掰碎。铜钱的大小、形状，以及铜钱上的花纹、文字也有不同几种。不几日就招来些收古董的商人争买，起初一枚制钱（明、清两代按定制由官炉所铸造的铜钱）买五枚；后来一枚制钱买一枚；最后，五枚制钱只买一枚。就这样，古铜钱多时不值钱；值钱时已没古铜钱出卖，结果，到头来连马车也变买了，应验了一直流传本地的一段顺口溜：‘康王城里宝，不可随便要，硬拿卖钱化，害病不得好！’”当然这是迷信之说，人们绝不会相信。但是，现在国家对文物保护已立法，人人都有保护文物的责任，成绩显著者，国家还将给予奖励。

历来出土的石、陶器就更多了，有石臼、石